

書



論語纂言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

祿是恥辱也

集解

危言危行

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為長

後錄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

集解 疏曰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

有言者不必有德

至

勇者不必有仁

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



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凌誇之談多方論者辨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為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者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陸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鋒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仁者之勇也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義疏

羿善射稟盪舟

古者羿有三稟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十日並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文有羿云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日射師从羽开聲又

有彗云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开聲論語曰彗善射許君說古文論語引字作彗是古論作彗於羿下又云古諸侯一日射師射師即彗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齊魯論與堯子丹朱一稟也寒浞子一稟也古稟通敖亦通澆書曰無若丹朱敖罔水行舟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尹知章注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為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此皆言堯之子稟則作敖寒浞之子左傳作澆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澼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所謂



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是也亦作澆孔注此謂稟能陸

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攷少康所殺之稟有覆舟

無盪舟天問王逸注言少康滅斟鄩若云盪舟為陸

地行舟則以罔水行舟解之為合南宮所言未知何

羿何稟久遠傳疑姑存其說而已後錄按說文稟

亦聲虞書曰若丹朱稟讀若傲論語稟盪舟則許君

以罔水行舟之稟為論語盪舟之稟又說文稷下引

春秋傳曰生稟及獐是虞書之傲及左傳之

澆古文並作稟則論語之稟亦是古文矣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

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

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

荅也集解

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又韓李筆解曰依孔注

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仁當為備字之誤也君子

人求備則未之有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

又音義勿勞力報反

李充曰愛志不能勞心盡忠不能不教誨義疏

詩隰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臧之何日忘之箋

遐遠謂勤臧善也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



宐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曰為裨諶草創之

裨諶古今人表作卑湛左傳裨諶始見於襄廿九年釋文本作湛云本亦作諶又裨竈始見於襄二十八年人表列裨竈於卑湛之後按裨諶裨竈當是一人諶當从火作熾其从言从水竝形近而誤亦可段借也詩印烘于熾毛傳熾炷竈也則名竈字熾矣按左傳於襄卅一年再見裨諶以後但有裨竈與子產相終始而裨諶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埃質世叔討論之至東里子產潤色之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集解

古世太字通如太子稱世子衛鄭太叔亦作世叔考異

周禮秋官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疏

列子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產之流風乎釋地

左傳襄卅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即段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



辭注用聘禮而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

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

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

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

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

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

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

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

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

大夫按荀子當采論語以入其書故以論子產管

仲而并下章不可以為大夫攔入也同篇又引君子

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亦足相明考異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馬日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

子西集解

定八年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

職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



恭冕謹案廣雅  
彼衰也毛氏論語  
稽求篇引坤蒼  
亦云邪也哀蓋衰  
守形近之誤宋先  
生此說殊大傳會

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遽  
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  
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  
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  
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  
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  
論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亾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  
也過庭錄

問管仲人也

猶詩言所謂伊人

集解

詩匪風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

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曰人偶者謂人思尊  
偶之也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  
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技誰曰不能而云誰能  
者人偶能此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  
能按所引論語注當是問管仲曰人也之注以非常  
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  
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  
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  
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  
尊異之也過庭錄



奪伯氏駢邑三百至沒齒無怨言

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

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集解

伯氏名偃未知所本大夫駢邑者伯氏所食采邑也時伯

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義疏

此奪如八柄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

自益之謂漢晉春秋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

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

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習氏引喻正合經旨駢

邑即春秋齊襄公所取於紀之邢也續漢郡國志臨

胸有古邢邑應劭曰伯氏邑也凡土地字从邑多後

人所加經學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

晏子春秋作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孔子世

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

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

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胸縣是管仲

食邑不止此此特其一耳釋地

禮記王制正義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謂殷禮也若

周禮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祿故隱八年無駭

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管氏奪伯氏駢

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



坊記正義按鄭注論語駢邑三百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時齊強臣尤多故伯氏唯三百家之邑

〔山左金石志〕父癸葬乾隆辛亥有人得之於臨朐柳山寨土中文曰孫伯雞父作父癸葬按柳山寨有古城基即春秋駢邑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伯氏或即伯雞父之後齊之世族猶魯季氏孟氏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江熙曰顏原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義疏

孟公綽

釋文綽本或作卓隸釋曰唐扶碑朝有公卓即孟公

綽也考異

公綽之不欲

范甯曰不欲不營財利也義疏

卞莊子之勇

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即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為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荀子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與上事亦相似鄭以為

秦大夫誤矣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

泣者即此卞也漢書杜欽傳以小弁作小卞東按左



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為孟氏私邑非

無稽矣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韋注小誤經學厄言

依字卞作弁正俗字也鄭注秦大夫誤檀弓弁人弁

卽卞左傳季武子所取是其地荀子齊人伐魯忌卞

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魯人國策有管莊子史記作

卞卞管古聲同後錄

**新序卷八**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

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

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

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

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

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

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

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

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

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諡集解按拔注疏本誤作枝

孔子見公明賈相訪而問公叔文子之事時公明賈

仕公叔文子故問之也義疏

世本日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

氏案拔左傳作發古字通後錄

樂然後笑



九經字樣引字統注云笑從竹竹為樂器君子樂然  
後笑似讀樂為岳音考異

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集解

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

其然乎者謂所傳三事豈容如此乎一云其然是驚

其如此豈其然乎其不能悉如此也袁氏曰其然然

之也此則善之者恐其不能故設疑辭義疏

論衡儒增篇知實篇皆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考異

臧武仲以防至吾不信也

按魯有二防一是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杜注云防

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山東費縣東北有華城故

華縣也一是隱十年取防杜注云高平昌邑縣西南

有西防城今西防城在山東金鄉縣西臧紇奔邾由

邾如防致防而奔齊防當是琅邪之防乃邾魯之北

齊之南釋故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

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

邑乃立臧為臧紇至防而奔齊 禮記表記子曰事

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

考異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

齊桓公正而不譎

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  
是正而不譎也

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  
則為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齊桓之篡則從正例

公羊子詳之矣述何按僖十年公羊傳曷為不言  
公諱也齊小白人於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  
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  
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佗是班

書所引法而不譎為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

作佗後人罕見佗字就法有正義遂改佗為正風俗通引

作正已按兩正字皆當作佗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

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為權不善用譎則

為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為義

僖二十八年盟於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

曷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為不言

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注曰時晉文公年老

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

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



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是冬又書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晉文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而實非禮之正故曰譎而不法鄒陽言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按齊桓之事知正而不知權輕重不平而親親之義先闕及身受禍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復振晉文之事知權而不守正故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於王道惟聖人斷之以義而人事浹王道備成春秋之治者在可與立又可與權也發微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

按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傳曰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柰何宐爲君者也史記齊太公世家襄公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皇侃亦云齊僖公三子長是襄公適次子糾庶小者小白也按此則子糾兄而非弟明甚釋地續說苑善說篇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



時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為三軍之虜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曰未仁乎

曰者謂也是時人物議者皆謂管仲不死是不仁之人也義疏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按自公穀以來俱以九為實數周秦兩漢人多以九

合一匡作偶語者故皆讀如字未有以左傳一據遂

改文為糾者僖廿六年傳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左傳亦嘗見九合事

襄十一年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蓋晉悼公復有九合事先儒亦數為九則九字

無可疑考異

管子一會諸侯令曰非元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

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

曰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

之器四會諸侯令曰脩道路偕度量一稱數藪澤以

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脩春夏秋冬夏之常祭食天

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



供元官諸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於元官聽於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後錄國語云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雖與九合數同而與不以兵車悖不可為據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注云衣裳之會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左作首止七年

會寧母九年會葵丘兵車之會僖八年會洮十三年

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四會傳皆云兵

其外皆為又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

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

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在僖十二年故君子閔

之貫與陽穀皆有江人黃人可知此二會非管仲意

不得為管仲之力除此二會則衣裳之會九正合九

合之數然范數衣裳自莊十三年會北杏始然北杏

之會經於諸侯皆稱人傳以為桓非受命之伯諸侯

將以事授之故疑之曰可矣乎是此時桓未成伯也

其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劓劫齊侯公羊傳曰桓



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郵後年又會郵皆謀推齊為伯又後年同盟于幽穀梁傳曰於是而授為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穀梁傳曰於是而授之諸侯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故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則九合始莊十四年會郵以至葵丘依范注止有八劉炫以為兵車之會唯有三洮亦衣裳之會穀梁誤其說為是蓋齊桓之合諸侯以葵丘為限葵丘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丘以後皆兵車管仲死也葵丘為桓之極盛於是

有驕矜之志傳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為桓之始衰洮之會在甯母之後葵丘之前正九合之數也依

鄭數九合莊十四年會于郵左傳宋服故也十五年會于郵

二左傳齊始伯也十六年同盟于幽三左云鄭成也穀梁同尊周也二十

七年同盟于幽四左陳鄭服也穀齊侯得眾也僖元年會榿五左傳

救鄭五年會首戴六左謀甯周也七年會甯母七左謀鄭故也

八年會洮八左謀王室也九年會葵丘九左尋盟且脩好禮也論語

疏云依穀十一會去北杏與陽穀為九非也釋故

更記齊太公世家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

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

山北伐山戎離支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

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



會三

正義左傳魯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乘車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

之會六

正義左傳魯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洮九年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

于洮九年會葵丘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正義匡正也一匡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

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集解

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靜誰如管仲之仁智乎再

言之者深美其仁也

義疏

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

又戒篇云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

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按管晏二子與

論語同時出而已以九合一匡對舉九者數之究一

者數之總言諸侯至多而已九合天下至大而能一

匡九合不必陳其數一匡不必指其事其兵車之會

六乘車之會三亦約略言之故與史記互異論語言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即穀梁所謂未嘗有大戰也

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

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

曰以力假仁者霸惟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

其假仁也管仲相桓公所行皆仁之事故孟子又曰

久假而弗歸惡知其非有故問管仲曰人也即仁者

人也之義

發微



霸諸侯

成二年左傳曰五伯之霸也杜預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桓晉文是三代有五伯矣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疏

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左也

義疏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按徐幹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諒矣又按後漢書應劭

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

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為召忽事子罕篇

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

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為賤而非之

發微

莊九年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

作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

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

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

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

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

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



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為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為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為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囚人於曹地也要之生竇笙瀆句瀆句竇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王肅以為經死溝瀆之中自經何必溝瀆之中故斷為地名矣義疏載或說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亦是此說又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

古今人表作大夫選異考

家臣亦稱大夫檀弓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徇葬是後錄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案周書諡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脩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後錄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夫子嘗事衛靈公當為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述何

孔子曰仲叔圍至奚其喪

舉衛三臣以厲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於魯三家也昭哀之出奔夫子歸罪於季氏焉又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馬曰怍慚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為之

難集解疏曰此疾時人內無其實而辭多慚怍人之也甚難按會子立事云君子出言以鄂鄂辨厲也論語曰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盧辨注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此與馬說合而引論有誤

孔子沐浴而朝至不敢不告也

傳錄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此云公

子曰告夫三子彼云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

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惟

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疏按記者稍異亦常事耳疏

說太迂曲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本為上末為下集解

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本為上謂德義也未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

義疏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集解

使乎使乎

注陳羣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案漢藝

文志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定受命而不受辭此

其所長也論衡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

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又引韓子曰言約則弟子

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漢人說論語如是存之

以徵古義

羣經義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曰不越其職

集解

按此與子罕篇牢曰節同例舊合上不謀其政為一章宋本或分為二朱子注此云記者因上章語而類記之則章雖別而義相因不得注重出二字

考異

夫子自道也

孔子曰無而實有也故子貢曰孔子自道說也

義疏

子貢方人

音義方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按襄十四年左傳

庶人謗正義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

是諫之類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國人謗王皆

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但傳聞有虛實或有妄謗者

今世以謗為誣是俗易而意異

讀書錄



賜也賢乎哉

賢多也言其多事發微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子曰先覺人情者是甯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集解疏

云先覺者非為賢也

微生畝

古今人表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畝也晦古畝字公

冶長篇微生高國策作尾生高鄭曉以畝高為一人

畝名高字也考異

疾固也

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集解

或曰以德報怨

老子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按論語二十篇無及老

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為問而夫子非之可破學老

者之浮說矣考異

子曰莫我知也夫

更記世家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

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云云

不怨天不尤人

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

集解

怨於袁反又於願反音義



下學而上達

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

集解

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又

〔說苑至公〕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爲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孔子自言脩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既不得聞又何能知莫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際際者上下之間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浹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堯舜與天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卽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



也發微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季孫與天合

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集解

弟子傳曰公伯寮字子周魯人愬子路於季孫者疏

按說具公治長篇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人之刑罰皆由平之問也

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

朝耳鄭注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

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集解

土為一章

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鄭元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

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

為十字之誤也義疏

子路宿於石門

或云石門齊地隱三年齊鄭會處即此非也案太平

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論語

石門注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釋地

晨門曰

周禮天官敘官疏曰闡人論語謂晨人考異

子擊磬於衛



案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蓋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已知之語又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與古文蕢論語有荷與說文繫傳曰孔子擊石於衛擁堞子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擁堞即荷蕢又

曰有心哉擊磬乎

有心謂契契然

集解 義疏云契契謂心別有所致詩云契契寤歎

既而曰鄙哉

既而猶既畢也荷蕢既云有心而察之察之既畢又云鄙哉言磬聲甚鄙也義疏

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

集解

今人讀斯已而已兩已字皆如以攷唐石經莫已斯已皆作人已之已而已作已止之已釋文莫已音已下斯已同與石經正合集解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皇疏申之云言孔子硜硜不宐隨世變唯自信已而已矣是唐以前論語斯已字皆不作止解由經文作已不作已也養新錄

深則厲

按詩匏有苦葉深則厲淺則揭毛傳本爾雅為訓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



衣涉水為厲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李巡注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按揭从手以手褰衣裳而過故曰揭水深非褰裳所能渡則必履石渡水故不待解衣而衣自不濡也謂之厲者說文砢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重文瀦砢或从厲又厲旱石也水深而石出於水故為旱石當是置石水中俾高出水上則徒行有履藉爾雅釋訓石杠謂之荷是也今齊魯間往往有之衛風之淇厲水經注之河厲蓋指此此厲為橋梁之屬深則厲自為涉水之一名故其文从水从石又或从厲皆會意之字今詩及爾雅作厲者經典

段借非正字也使以衣渡水而不履石將使遂濡其衣乎且不履石又何取而謂之厲於會意之旨又不合也故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越壑瀦水亦不謂橋梁之厲而於履石渡水義無不順也孫炎郭璞既失其旨遂訓衣為禪以為水深則濡禪而已然詩音義引韓詩說至心曰厲釋水由帶以上豈僅濡禪乎說文涉徒行厲水也此亦取履石之義則揭衣而渡不得云涉故爾雅以由膝以上為涉蓋水由膝以上或不履石然必褰衣而露脛故淮南主術言紂斲朝涉之脛亦以異而斲之無所履而渡謂之徒涉徒涉亦至危之事故馮河與暴虎並論則常涉者必履石矣



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謂揭而後厲鄭注論語則云由膝以上為厲知涉者已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雅取對詁鄭據散文其說可通也過庭錄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六字二字為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孔子曰亾之詞意皆相類經傳攷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集解孔安國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邢疏作陰今據記改三年不言

善之也按鄭注云諒古作梁楸謂之梁闇讀如鷄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按注云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不當共也孝經說曰是言不文者指士民也書云以下邢疏不錄今增是

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于豕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



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儀禮經傳通解續

又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

心太平御覽

書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古文當作諒作亮是隸古定

本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融書注曰亮信也陰默也為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偽孔傳亦解作信默此古文書也論語諒陰孔注亦同安國注論亦古文也伏生書大傳作梁闇云高宗居凶廬此今文書也禮小戴記亦今文故亦作諒闇而鄭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者謂古字可假借作梁非謂古文書如此也又公羊文九年注引論語作涼闇當是魯論後漢張禹傳注引鄭論語注云諒闇謂凶廬知鄭同魯論而不

從古讀也過庭錄

君薨百官總已

馬曰己已百官也集解



若君死則羣臣百官不復諮詢於君而各總束己之  
事故云總己也義疏

以聽於冢宰三年

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

政集

案周禮天官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  
國敘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師其屬而掌邦治以佐  
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鄭注引此文云君  
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  
冢宰大宰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  
注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者謂卒哭除服之後

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  
晉書杜預傳曰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  
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尙書  
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  
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  
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  
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  
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  
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  
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  
年也預亦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



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過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函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

於三年亦無服喪二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宐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其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是知三年喪畢謂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疏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天子之凶廬曰諒闇亦曰諒陰諒者信也陰者默也



取義於信默故曰諒陰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天子欲加教化於民必自行三年之喪始諒陰之名言居喪之情志如此也外傳言武丁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陰也本韋昭思道思先王之道也三年之中無時而不思先王之道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可為孝無逸篇云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其不言之時亦有所言不言者禮之常也言者其變也其惟不言默之至也言乃雍信之至也故王者莫不行居諒陰之禮而獨善高宗由默以思道名稱其情也夫君臣父子之道見於事是謂禮君臣父子之禮本於誠是為好不本於

誠以行禮亦其文而已何足以使民乎故為上而好

禮必自行三年之喪始發微

脩己以敬

孔曰敬其身集解

脩己以安人

孔曰人謂朋友九族又

原壤夷俟

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又

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是也原壤聞孔子來乃申

兩足箕踞以待孔子也說文踞蹲也蹲即坐也禮揖

人必違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故孔子責之疏



邢疏以申兩足箕踞釋夷俟之夷案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著地又謂之跽跪危而坐安若坐而舒兩足則如箕矣曲禮曰坐無箕亦由申足故得叩其脛也鄉黨考

闕黨童子將命

闕黨即闕里荀子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弟子罔不仕是也古今人表作厥黨後錄

儀禮既夕記朔月童子執帚卻左手奉之從微者而入注童子不專禮事疏按論語童子將命注引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皆不專以禮事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九經說曰禮士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為容也其在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為賓也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夫子蓋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為益者與夫子謂其居於賓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並行踰節躐等損於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成人而已成人烏可速為者哉按此章注疏本不誤韓退之贈張童子序曰愈將進童子以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是亦以速成非美與注疏同四書紀聞



此以數太美與... 陳名鄭有魚麗又有鶴

論語纂言卷之十五

衛靈公弟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子曰軍陳行列之法集解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亾

陳名鄭有魚麗又有鶴有鶩楚有荆尸魯有支離晉有五陳又襄二十三年

齊侯伐衛有先驅申驅啟肱大殿與中軍為六亦是

陳名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

注云田獵陳名也釋故

俎豆之事



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巖殷以楩周以房俎鄭注梲斷不爲四足而已巖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楩之言枳楩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楛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以無髮爲禿楛其委曲制度詳在禮圖疏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集解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

尼曰胡簋之事則當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輕甲兵也疏

明日遂行  
明日遂行者既荅靈公問之明日遂去衛而之於他邦也又按注疏本此句在下節首在陳絕糧

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集解問陳蔡以兵圍朱子疑以陳蔡方服於楚豈有昭王



欲用之而陳敢出此者故定以爲哀公二年去衛之時仁山則以爲蔡已兩屬於吳陳亦非竟臣楚者或有之荅朱子是而仁山非也當時楚正與陳睦而蔡則已全屬吳遷於州來與陳遠是所謂如蔡者非新遷之蔡乃故蔡孔子欲如楚故入其地蔡已非國安得有大夫乎且陳事楚蔡事吳則仇國矣安得二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故楚大興師以救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卽如所云陳蔡大夫圍之使子貢如楚以兵迎始得免是時楚昭在陳子貢何必如楚而楚果迎孔子信宿可

至孔子何以終不得一見楚昭而其所迎之兵中道而聞子西之沮又竟棄孔子而去則皆情理之必無者

古史謂孔子曾見楚昭亦無據

且楚昭旋卒於陳則孔子何嘗入

楚乎故朱子疑之是也惟朱子以爲在哀公二年則於游夏之年皆不合故其事似當在六年孔安國謂陳人被兵絕糧則於情爲近乃知陳蔡大夫兵圍之說蓋史記之妄也然安國被兵絕糧之說則是而以爲自宋適陳卽遭此厄則先於哀公二年是又誤矣蓋哀元年吳亦伐陳故安國因之而誤也總之當厄應在六年史記之時可信絕糧則以陳之被兵孔注之事可信也若謂絕糧是一次以兵圍又一次尤屬



謬語不足辨

經史問答

按史記衛靈公使孔子次乘孔子醜之去由曹適宋  
 宋桓魋欲殺之乃適于陳居三歲復至衛靈公仍不  
 用其言且問兵陳孔子又行如陳是歲夏靈公卒後  
 二歲孔子自陳遷蔡遷蔡三歲然後有絕糧事孔注  
 如曹如宋乃先一次去衛事在問陳前于論語不相  
 應朱子直云去衛適陳其說得矣然問陳絕糧二事  
 首尾相距五年雖即後一次去衛說之亦不應經文  
 連絡便云類列還宜別分爲章考異  
 從者病莫能興

一呂氏春秋孝行覽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

藜羹不糝宰予備矣

高注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

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

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

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

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

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高注藉猶辱也夫子弦歌鼓舞

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

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

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

之謂窮高注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今上也拘仁

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



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相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

小人窮斯濫矣

濫力暫反何云溢也鄭云竊也

音義

說文引濫作盪史記世家此下接子貢色作孔子

曰賜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一章文

異考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

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

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

集解

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貢生平以夫子

為如此故對曰然所見如此未必是也則問之曰非

與夫子決之曰非也非多學而識之者也述而篇曰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茲則曰非也

不相左乎曰好古敏以求之固一以貫之者也一以

貫之者不惟生而知之者也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及

其知之皆一以貫之不一不貫則何謂知乎多學而

識以求一謂之務本一以貫之謂之立本顏子其殆



庶幾乎故曰如有所立卓爾立天下之大本則一之謂也始終條理盡在是矣貫之之謂也必好學必多聞多見而識之無不學無常師此惟一以貫之而然非多學而識之者然也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縱或兼小大而盡識之先傳焉後倦焉未能望顏子之立皆本之則無者也不一以貫之之故也一以貫之則無不學無常師樂取於人以爲善聖人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顏子也寧有不學學寧不多乎哉夫一以貫之乃不說學而非之必非聖人之所謂一也夫聖人之一忠有九知恕則終身可以行之之一言也孰謂忠恕非知而學識非行哉

四書說

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之語大殊彼以道之存體言此以學之功用言也聖人固自多學但未強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此亦質疑常理必以爲積久功深言下頓悟便涉禪解予一以貫之言予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據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旁貫之斯萬千之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



數者以其比例貫之斯大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為從事於多學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能一旦貫通得毋與此義相左乎

經學  
危言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集解

按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為問絕糧而譏發之者也義疏

子曰無為而治者至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集解

蔡謨曰聞於先君曰堯不得無為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為者所授非聖也今三聖相係舜居其中承

堯授禹又何為乎夫道同而治異者時也自古以來承至治之世接二聖之間惟舜而已故特稱之焉義疏

子張問行

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按先儒疑首三章為一時之言因史世家文也若然則據弟子傳此章亦一時言矣陳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才十五歲耳先進篇備錄從陳蔡者十人未有子張史文可盡信

哉考  
異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包曰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集解



參猶森也森森然滿亘於已前也

義疏

參所金反

音義

參字可訓為直

劇風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直也

故墨子經篇曰參

直也論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謂相直於前也呂氏

春秋有始篇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謂直人上也

高注以參為三非

淮南說山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

步之內謂直天而發也

高注參猶望也亦以意解經義述聞

子張書諸紳

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

疏

玉藻曰天子素帶

以素為帶

朱裏終辟

注辟讀如裨謂以緇采飾其側終

也盡而素帶終辟

注謂諸侯也不未裏合素為之

大夫素帶辟垂

注大夫亦

合素裨其紐及末所以束自及末紳也

紐士練帶

注裨而率

以兩條繩置其邊而

織之注

下辟

辟紳之半

居士錦帶弟子緇帶

皆紳并

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

并並也謂天子以至紳長弟子同用組為紐約紳長

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

中人帶下

紳鞞結三齊

結即

大夫大帶四寸

注大夫

廣四寸

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

注雜帶即上之裨也君

夫裨垂外以元內

士緇辟

二寸再繚四寸

注士裨垂

以緇廣

凡帶有率無箴功

注凡帶有司之帶也無箴功不裨之

曹風

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箋謂大帶也大帶謂素絲有

雜色飾焉小雅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

者白虎通云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績緇



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一當凡大帶

之內又有革帶廣二寸以繫佩及鞶釋故

子曰直哉史魚

哀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史皆官名襄廿九年衛

有史狗史鱮並史朝之子非官名釋地

顏淵問為邦

顏淵魯人當時魯家政亂故問治魯國之法也義疏

子曰行夏之時

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集解

孔子之荅舉魯舊法以為荅也行夏之時謂用夏家

時節以行事也三王所尚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

祀播種並用夏時夏時得天之正也魯家行事亦用

夏時故云行夏之時義疏

春秋於郟河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於郎春

言狩周正月夏十一月以正月譏其非禮獲麟春言

狩不加正月譏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今在

禮記文簡而旨無窮春秋法其等用其忠也述何按禮運

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

乘殷之輅

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集解

輅音路本亦作路音義按古字路輅通正作路

亦魯禮殷輅木輅周禮天子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



金三日象四曰革五日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  
 郊祭殷唯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木  
 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魯以周公之故雖得郊天  
 而不得事事同王故用木輅以郊郊特牲說魯郊云  
 乘素車貴其質也旃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鄭注云設日月畫於旃上也素車殷輅也魯公  
 之郊用殷禮也按如記注則魯郊用殷木輅也義疏  
 虞夏之時蓋止一路至殷而有三周則有五明堂位  
 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有鸞和也古車未有鸞  
 曰鈎車夏后氏之路也注有曲輿者在軾日和在鑣  
 虞夏之路此外無聞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

三就次路五就注禮器言次路七就字之誤也疏云殷則有三路其  
 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周禮春官巾車王之五路一  
 曰玉路錫注玉路以飾諸末錫馬面當樊纓十有再  
 就樊讀如鞶馬大帶也纓馬鞅皆以五建太常十有  
 二旃以祀金路注以金飾諸末鈎注以金為之無錫也亦樊纓九  
 就建大旃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注以象飾諸末朱注無鈎以  
 已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注革而漆之  
 無他飾四路皆鞶龍勒注龍驄也以白黑條纓五就  
 革此無飾故專名龍勒注龍驄也以白黑條纓五就  
 注條讀為條其樊及纓以條注條讀為條其樊及纓以條  
 衛木路注不鞶以革前樊鸞纓注前讀為翦淺黑也  
 飾章為樊鸞色飾章為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玉路  
 纓不言就數與革路同

陳...  
 注...  
 疏...  
 義...  
 疏...  
 義...  
 疏...  
 義...



玉路以祀象路  
以朝節既之主  
則先路也為  
象路次路也  
為象路以賓周  
禮典疏疏引節  
位不誤以振書  
疏引不存

亦曰大路金路亦曰先路顧命所陳是也鄭注書云大路玉路綴路玉路之貳先路金路次路金路之貳不陳象路革路木路主於朝祀而已此周天子之禮魯之郊天不得用玉路故用殷之大路明堂位曰是以魯君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曰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云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則知周之木路即殷之大路矣乘殷之路當是用殷三路木路以祀先路次路以賓朝之等不宜專指一路言之集注言等威已辨亦兼先路次路乃見等威非專言木路釋故謂貴其質夫子善殷禮者多矣以輅舉其意述何服周之冕

亦魯郊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義疏表作裘誤二曰衮

冕三曰鷩冕四曰毳冕五曰絺冕六曰元冕周禮鄭注六服

同冕首飾尊也周王郊天以大裘義疏作衮下同而冕魯郊不得用

大裘但用衮以郊也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鄭注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此魯禮也周禮王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公之服

自衮冕而下也按此記注即是魯郊用衮也然魯廟

亦衮或問曰魯既用周次冕以郊何不用周金路以

郊邪荅曰周郊乘玉路以示文用大裘以示質但車

不對神故示文服以接天故用質也義疏

世本云黃帝作冕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



而祭殷人尋而祭周人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則虞夏殷之冕別名皇收尋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統仰黃泉之下萬物被統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身故謂之詡尋詡字通皆大也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統仰不同故前後乖也前低一寸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尋之狀張大也收而達故前蔥大者在後前小後大時物亦前蔥也物生者根大莖小蔥謂纖削如蔥此收尋之形義也皇畫羽飾者疏云如皇邸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也禮器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

七下大夫五士三注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疏云天子十有二旒亦夏殷制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此夏殷之旒制江永云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七旒五旒用之上下大夫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表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皆元冕朱裏延冕上覆元布衣其紐小鼻在武上以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旒疏云合五采絲為藻繩十二道為十二旒也以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成結之使不相併此据衮冕十二旒若鷩冕九旒毳



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玉笄朱紘以朱組為紘其王則旒皆十二亦注疏說九旒長九璿玉三采

疏云王其餘如王之事謂延紐元纁旒皆就皆三玉璜亦王之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

而掌其禁令注纁旒以其命數侯伯纁七就子男纁纁三就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纁玉皆孤纁四就三命之卿

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自諸公以下冕各兼下唯玉數各如其命此孔穎達禮記疏說若賈公彥周禮疏則以為諸公以下唯有一冕以冠諸服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

冕旒有二說前後有旒者歐陽說也鄭氏從之有

前無後者夏侯說也江永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

云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云旒垂目續塞

耳王者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前旒義取蔽明焉無後

旒可知當從夏侯氏說釋故

謂貴其文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月二月三月

皆書王也述何

樂則韶舞

謂魯所用樂也韶舞舜樂也周用六代樂一曰雲門

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

大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若

餘諸侯唯用時王之樂魯既得用天子之事故賜四



代禮樂自虞而下故云樂韶舞也所以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而用四代並從有虞氏為始也又春秋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乃為之舞自周以上至見舞韶簫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注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終也

義疏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氏禮書曰學者之事始乎詩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

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所以為樂之成也余謂吳公子札觀樂以歌始以舞終亦以文武始以韶箭終

釋地續

何術

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

集解

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亦魯禮法也每言禮法亦因為後人教也鄭聲淫魯禮無淫樂故言放之也佞人惡人壞亂邦家故斥遠之也

義疏



鄭駁異義引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莊十七年公羊傳疏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鄭既與服同指殆勝許氏之單說矣又鄭聲卽樂記鄭音好濫淫志亦非鄭詩羣經義證放鄭聲春秋爲內諱大惡故不書齊人歸女樂而於定公十四年去冬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遠佞人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之義聖人所與共制作者惟顏氏之子博文約禮用行舍藏獨薦爲好學者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治道孔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述何

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

顏淵問爲邦一章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明堂者祀五精之帝行五行四時之令所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堂也平天下在治其國故大司徒言建王國康誥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治天下以爲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王正月正月者不脩春秋也曰春日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爲歲之始董生書曰繁露天之道



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  
秋說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  
指北方曰冬周書周月曰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  
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  
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  
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  
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  
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曰亦越我周王致  
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  
享猶自夏焉故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之月卽周  
月篇之義先儒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虞書言授

時巡守皆用建寅卽明堂之法白虎通引尙書大傳  
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  
爲正白虎通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  
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則凡言春夏  
秋冬皆主夏數不隨三正而易春秋託新王將以夏  
正變周正故冠之以春董生有言春者天之所爲也  
正者王之所爲也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  
王道之端云爾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  
之言春秋蓋以孔子之名加之於魯史者也故論語  
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  
乃名之矣考書廿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



春夏秋冬加之十二月之上今傳三代彝器銘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爲春正月自爲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歆以傳合經始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義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於史記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歸畫一如史記高祖紀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漢書作冬十月不知尙是建申之月爲孟秋也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士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若以春秋隨正朔而變是以周正建子爲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養不得言清以殺也周正建

子斗指北方不得爲春四時類是且春者蠢也夏者假也秋者擎也冬者終也使以建子爲春則春不蠢動秋不擎斂四時名義按之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其義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詩輒以孟秋爲孟冬古詩十九首玉衡指孟冬此用秦正實是建申月也而鄭康成解經又

往往以孟春爲建子季夏爲建巳者由春秋之學未是專門也曰乘殷之路者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乘路玉



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按小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也曰服周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又曰戴冕燥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天之數不過十二按被衮象天之義與堯典虞書所載同亦春秋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亦可謂之魯禮其不用大裘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用周禮餘自爲春秋之制不必如鄭君引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

曰樂則韶舞者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易春秋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至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云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舜樂也美舜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又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此明韶爲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



樂道堯舜之道與何休曰堯舜當占厯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之道爲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者太平旣致瑞應旣臻日中則側持盈保泰不可不嚴也夫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旣亂旣覆所謂淫也殆也雖隨以誅戮亦無及也惟仁君克己復禮則知而放之遠之而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

堂之祭弗登四者之音鄭聲其尤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書甚佞也何休曰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自齊逃來傳何以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蓋痛魯知而受之聽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按莊公用鄭瞻計取齊淫女幾爲陳佗之殺故曰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嚴澤宮取士之制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皆謂遠佞人也發微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聖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



仲忌而不舉罪與三家者同春秋於莊公廿八年書臧孫辰告糴於齊譏其為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文仲執政若罔聞知歷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誌其卒餘事曾不一見於策蓋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賢病國之臣不若遄死之為愈矣述何

知柳下惠之賢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

禽是二十字疏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集解

蔡謨曰儒者之說雖於義無違而於名未安也何者以自厚者為責己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而人又若已所未能而責物以能故人心不服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己之美雖存於中然自厚之意不施於責也侃按蔡雖欲異孔而終不離孔辭亦得為蔡之釋也義疏

春秋詳內小惡畧外小惡之義述何

子曰不曰如之何

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柰是何集解

不曰猶不謂也如之何謂事卒至非己力勢可柰何也言人生常當思慮卒有不可如何之事逆而防之



不使有起若無慮而事歟起是不曰如之何事也李  
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  
而方曰如之何也義疏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解

孔曰如之何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陸賈新語辨惑孔子遭君暗臣亂眾邪在位政道隔  
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  
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  
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  
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好行小慧

魯讀慧爲惠今從古音義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至君子哉

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集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已

集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史記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見於後世哉云孔子作春秋時  
語也考異



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惡名之心哉乾  
初九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

今人求當世之名 日知錄

稱字當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 陽明傳習錄

羣而不黨

子曰黨助也君子雖眾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集解

子曰吾之於人也 至 其有所試矣

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 又

又通云我乃無毀譽若民人百姓有相稱譽者則我

亦不虛信而美之其必以事試之也 義疏 按與後載郭說同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

而行 集解

斯民者謂若此養民也言養民如此無私毀譽者是

三代聖王治天下用直道而行之時也郭象曰無心

而付之天下者直道也有心而使天下從己者曲法

故直道而行者毀譽不出於區區之身善與不善信

之百姓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試之

斯民也 義疏

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

加之辭也董子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述何

子曰吾猶史之闕文也 至 今亾矣夫



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集解史者掌書之官也古史為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懸而闕之以俟知者不敢擅造為者也按此以史所掌敢擅造為即許氏所謂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也孔子自云已及見昔史有此時闕文也按此又一通言史有闕文先本不闕吾猶及見也孔子又曰亦見此時之馬難調御者不能調則借人乘服之也無也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恥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云今也矣夫

義疏

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通御五曰六書御與書

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

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

以異也史籀為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

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

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

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

輒舉劾本漢書史書令史者為掌史書之令史專以

正書字為職故曰史書元帝本紀善史書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

後漢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史書周宣王太史曰史篇

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

莫善於倉頡



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  
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今亾矣夫益傷其寤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  
卽上子路篇不知益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  
學童書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  
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  
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  
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  
之象言必遵脩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今亾矣夫益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  
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

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  
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  
若出一涂故論語包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  
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凡有馬  
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  
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  
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  
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  
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  
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如是而知孔子之所以  
教門弟子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至不如學也

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

之學也亦見荀子考異

子曰知及之至必失之異

此一章乃言天下國家之事得者得乎天下國家也

失者失乎天下國家也曰民敬日莊涖其言明白無

可疑注疏以居官為言其說未盡而後儒以學問解

之誤矣四書紀聞

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李充曰夫智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

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智

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

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義疏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

見蹈仁者也雖與馬不同亦得為一義疏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子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集解

君子權變無常若為事苟合道得理之正君子為之

不必存於小信自經於溝瀆也一通云君子道無不

正不能使人信之也義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國家之事知無不為是敬其事也必有勳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江熙曰恪居官次以達其道事君之義也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又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人之為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精審不誤若道不同而共謀則杌鑿事不成也 又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集解三代之禮諸侯以邦交為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

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潛研堂問

師冕見

漢書人表師冕師古曰即師免考異







書